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丁成鍾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 金滅遼

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遼女眞部節度使烏古廼死子和哩布嗣初女眞之先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

甸東憑海後漢謂之伊埒元魏謂之烏濟隋唐謂之黙爾根姓拏又號完顔氏於諸部中最微唐貞觀中黙爾根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史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籍于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遼號生女真已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黄頭女真其人戇朴勇鷙謂之和勒博以東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

自推豪俠爲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太祖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自是不絕太宗淳化二年首領伊勒錦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眞女眞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没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鼐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烏延部節度使巴延穆爾叛遼遼

將致討烏古鼐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鼐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名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眞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内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穆延部舍音貝勒復叛遼烏古鼐伐之舍音敗走烏古鼐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舍

音之功道死子和哩布襲爲節度使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眞部節度和哩布死弟頗

拉淑嗣和哩布生十一子長曰烏里雅蘇一名烏雅舒

次曰阿固達曰烏奇邁曰舍音曰烏色曰烏哲曰阿庫納

曰實默曰察喇曰烏塔和哩布疾篤呼弟英格謂曰烏

雅舒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固達能之遂卒母弟頗拉

淑襲爲節度使和哩布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

之初内外潰叛和哩布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强遂破和

諾克薩達克烏春烏木罕基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

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真節度使頗拉淑死弟英格嗣以兄和卓子薩哈為國相時赫舍哩部阿蘇有異志英格召之阿蘇與部人穆都哩阻兵為難英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往訴于遼遼遣使止英格勿攻英格留和卓守阿蘇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克

展部遣其族人烏塔噶至女眞約同舉兵節度使英格執之時遼主命英格討哈里英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固達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蒞先是女眞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哈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英格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遂使阿固達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哈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二年冬十月生女眞部節度使英格死兄子烏雅舒嗣

時高麗復與女眞通好女眞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眞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眞居黒水部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眞自是來往不阻

政和二年二月遼主如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固達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固達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

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固達跋扈如此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麄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固達之弟烏奇邁尼瑪哈瑚實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固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眞卓克箕阿固察拒之阿固達擄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衮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

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名阿固達阿固達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衮司與卓克箕等面折庭下阿固達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遼主言詳衮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名不復至矣

三年十二月生女眞節度使烏雅舒死弟阿固達自稱都貝勒遼使伊實布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固達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四年冬十月女眞阿固達叛遼取寧江州先是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眞厭苦之及阿蘇奔遼烏雅舒屢以爲請遼主不遣阿蘇遂以爲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固達襲位相繼遣蒲嘉努賓古納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賓古納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固達乃名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伊實布往詰之阿固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

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伊賓布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固達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薩哈于尼瑪哈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尼楚赫羅索棟摩等為將而使博勒和徵伊蘭路烏古訥兵九月阿固達率兵進次羅和城諸部兵皆會于埒里水得二千五百人數遼之罪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

恪修職貢定烏春烏木罕之亂破蕭哈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蘇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色實墜馬阿固達射殺之阿固達之子鄂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固達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固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該在别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古新來賀勸其稱帝阿固達曰一戰而勝遂稱

大號何亦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固達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努被獲阿固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琨明安猶千夫長穆琨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明

安穆琨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寧江州陷名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圖薩温曰女眞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達爾丹曰如圖薩温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河店阿固達率衆來禦未至

混同江會夜阿固達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固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固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關志遇

敵輒潰阿固達進襲遼蕭迪里于沃稜濼東殺獲甚衆遼人甞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眞鐵驪王奚和哩布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眞完顔阿固達稱帝國號金先是阿固達既屢勝遼其弟烏哥邁遂率將佐勸其稱帝阿固達不許阿里罕普嘉努尼瑪哈等復以為言至是阿固達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且曰遼以

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在安春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旻又追尊祖堪布以下皆為帝以烏奇邁為安班貝勒薩哈舍音為烏赫哩貝勒其國語謂尊大者為安班國相之總理者為烏赫哩舍音亦阿固達弟薩哈烏古鼐之孫也尼瑪哈又名為尼堪亦其國語云　遼主使僧嘉努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阿固達遣薩喇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黄龍府於别

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鄂爾多左副統蕭伊實右副統耶律張嘉努都監蕭色佛呼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遼且屯田以為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嚕噶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水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摩囉歡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羅索尼楚赫衝遼中堅陷陣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

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三月遼使張嘉努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固達名冀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嘉努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六月遼復遣使如金金主留其使蕭錫喇不遣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卓諾

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錫喇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卓諾與耶律淳妃弟蕭廸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誘將士亡歸謀迎立淳淳興宗之孫也

初昭懷太子得罪道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諫乃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隆烏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東京於是卓諾遣迪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宫實達爾伊遜等持書至備言卓諾之謀淳即斬迪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淳待罪遼主遇之如初卓諾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

過惡移檄州縣遼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趙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固察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亞斬以狥餘得脫者皆奔女真卓諾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遼主所腰斬於市　十二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

是從金主遂師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駙馬蕭特默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沃稜濼金主行次鴨緑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卓諾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呼岱巴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馬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

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默焚營而遁

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月

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

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

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

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甗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强遂誘

渤海幷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嚮應有兵八

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罕嘉努張琳討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
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并力以取遼金主使呼實布
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
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鄂
囉帥諸軍攻永昌與遼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
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
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

又大敗遼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托卜嘉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鄂囉為南路都統沃楞知東京事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元帥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為帥　十二月遼耶律淳遣金咸州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

金主猶以歸薩喇及阿蘇爲言淳軍至蒺藜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沃楞等攻顯州襲破遼怨軍帥郭藥師遂進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哈喇展攸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于遼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冊金阿固達為東懷國皇帝阿固達不受初遼遣耶律訥格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訥格復至金使呼圖克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縣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如不可

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凌阿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非體式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古新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古新所製為大字云

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實訥呼持冊藁如金金遣烏凌阿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實訥呼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色克留兵一千鎮守棟摩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實訥呼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瑪延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呼圖哩巴山聞金

舉兵命耶律博碩布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金主進攻

且謂賓訥哷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

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棟摩等以麾下先登

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

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伊都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趙

王實訥哷次晉王阿嘍罕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

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内郡縣所失幾半

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妹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於金遼主遣蕭哈瑪爾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哈瑪爾等謀曰

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

當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不若

縱之還即紿曰追不及伊都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

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

軍以俟師期　十一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伊都奔金

金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

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

方寒金主不聽竟用尼瑪哈計以舍音都統内外諸軍

普嘉努尼瑪哈鄂特本斡里雅布富勒呼等副之耶律伊都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于鴛鴦濼伊都引羅索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阿嚕罕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伊都自退矣會耶律薩巴等復謀立阿嚕罕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達爾丹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

達爾丹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阿嘍罕亡阿嘍罕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伏誅阿嘍罕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三月金尼瑪哈敗遼奚王于北安州拔其城遣古新畧近地獲遼護衛賓訥哷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舍音意未決

鄂特本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尼瑪哈出瓢嶺期會于羊城灤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灤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爾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

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達爾丹自知不免亦絶食死　丙子遼人立秦晉國王耶律淳為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内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實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

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布延女也加處温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達實遥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

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達實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達實林牙　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耿守中救之尼瑪哈摩囉歡鄂特木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州獲阿蘇至金金人杖而釋之

六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内朔武應蔚

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幷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温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温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温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

召宰執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爲内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其前罪

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輿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鄂囉羅索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八月金阿固達襲遼延禧于石輦驛延禧敗走時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額森穆延金舍音使斡里雅布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天

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普嘉努斡里雅布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嘉努與諸將議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里雅布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迪里諭軍中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里雅布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葢以示諸將斡里雅布等遂以騎兵馳赴之

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里雅布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里雅布追至鄂勒哲依驛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十二月金克遼燕京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蕭后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果祿等送欵于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尼楚赫羅索陳于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

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并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和哩布即箭笴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以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瑪格討之

二月遼主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

為庶人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夏四月金以鄂囉為都統斡里雅布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獲耶律達實鄂囉使斡里雅布尼楚赫羅索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斡里雅布以繩繫達實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鄂囉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併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默格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哩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鄂囉兵至埽里門為書招

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斡里雅布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實訥埒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别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免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内斡里雅布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斡里雅布不許　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迪里等切諫不從遂渡河次于金

肅軍北人情惶懼不知所為迪里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切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歷以迪里為樞密使特黙格副之　奚和哩布為其下所殺　金遣使如夏時斡里雅布趣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八月金主阿固達去燕京有疾命尼瑪哈為都統普嘉努鄂囉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渚

灤殂烏赫哩貝勒舍音等請阿固達弟安班貝勒烏奇邁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謚阿固達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舍音為安班貝勒鄂特本為烏赫哩貝勒輔政鄂特本阿固達庶長子也冬十月遼雅里死蕭迪里等復立耶律珠拉為帝珠拉興宗孫也　十一月遼珠拉及蕭迪里為亂兵所殺

六年春正月夏遣巴爾公亮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地尼瑪哈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蘇濟喇

部圖嚕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絶　秋七月

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圖魯卜部耶律達實自金來歸

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達實對曰陛下以全國

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逺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

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

而赦之　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瑪克實者迎遼主

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克題埒部遼主得耶律

達實及瑪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

達實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謀奔夏會党項舒和倫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走出衆從者馬得脫遂次絶糧從者至嚙氷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頭跪而大慟潛宿其家遂趨党項以舒和倫為西南面招討

使總知軍事　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羅索等所獲以歸　八月廢延禧為海濱王遼遂亡

遼耶律達實稱帝於竒爾瑪勒先是達實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伊實自立為王率衆西走至哈屯城駐于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王伯勒格伯勒格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

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塔什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拉哈來拒戰達賓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尸數十里駐兵塔什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奇爾瑪勒羣臣共冊立達賓為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是為西遼

復燕雲

徽宗政和元年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

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汚而内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吏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

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車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謫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賫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渤海人李善慶

女真薩敦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賫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决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

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新起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諤士效忠而憸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

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
賈捐之議先武斥臧宫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
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
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葢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
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
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
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
可乘之釁金人畜鋭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

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金人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予補承務郎後竟為奸諜所奪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

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啟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

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廵北

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土上也耶律淳納欵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廵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强弱虛實知彼知已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廪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彊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鋭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

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絶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

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
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兹事一舉乃安危
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
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
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
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
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百
勝之勢虚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

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鬬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凌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鋭難敵之旅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

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隣强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為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㫖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甚幸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据摭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五月乙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

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實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

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于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大挺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興宗亦敗于范村　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攻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新起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誼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荅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

七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

巳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

乃遣特古斯烏頁爾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帥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導渡

白溝延慶軍無紀律欒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欒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欒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欒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

幹衆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先世渝約不至樂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馬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為應舉火為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

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樂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普嘉努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

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

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尼瑪哈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蚤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

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燕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絶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

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　三月已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狗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

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免夾攻特用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内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

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楚赫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古新等先索書覩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于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汴京更

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
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
至尼瑪哈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
萬石　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
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
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
女皆為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
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乙

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五月庚申以王黼為太傅鄭居中為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蔡攸為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六月丙戌遼張瑴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迪里瑴撫安亂者州民

推轂領州事耶律淳死轂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轂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轂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轂狂妄寡謀何能為當示以不疑金人遂加轂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擒張轂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轂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尼瑪哈曰彼無足慮也乃昇

平州為南京加㲄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㲄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强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㲄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没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

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衆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瑴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瑴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瑴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産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悦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瑴總

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第令覊縻之而度促縠内附縠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縠聞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内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

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寧軍　八月遼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郭藥師與戰破之幹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幹就奚王府自立為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鋭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幹逋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冬十月

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瑴為節度使時金人聞瑴叛遣棟摩率三千騎攻瑴瑴率兵拒之於營州棟摩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瑴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瑴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金斡里雅布攻平州圍之金人以棟摩無功而還乃復使斡里雅布督棟摩攻平州會張瑴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里雅布乘其無備襲之與瑴戰於城東瑴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

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

瑴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

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瑴者斬其首與之金知

非瑴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

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瑴二子送於金於

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

與瑴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

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為兵

端云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
金主烏奇邁新立將許之尼瑪哈自雲中至言于金主
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
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
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跡叛人姓名
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
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
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

來歸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　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　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宫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索天下所得

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師不即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瑴不給糧遂攻應蔚逐守臣朝廷罪稹措致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畨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

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足恃卒不至　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 方臘之亂 宋江附

徽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

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借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花石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為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弓矢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訹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

華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顔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　十二月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

言臘衆强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

臘破之執臘以歸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
屢擊破方臘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溪幇源洞
諸將劉延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
盡復所陷城貫等合兵擊臘於幇源洞臘衆尚二十萬
與官軍力戰深據岩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
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
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
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其衆遂潰臘之

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黄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濵刼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乘

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明　馮　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 羣奸之竄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迫禪位於太子桓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

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隂賊於內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搆釁於二敵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姓同罪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鶠通判寧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鶠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

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

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太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心腹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于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

而明黨之衆則又過之顧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

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薫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内侍進見不避宫嬪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動得官者皆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縁以進如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彦引用謝克家孫覿為纂

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顧擇羣臣中朴茂純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乙未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甲科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

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揺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鎮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為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為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宫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癸丑貶童貫安置柳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

昌齡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陜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于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

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頗狙伺爲固
位計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閒將退免輒入見祈
哀俯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爲
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隷皆
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
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　辛卯
遣監察御史張徵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
給事宫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

視壯偉頎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宫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媚翕赫庭戸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劭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劭反得罪逐死竊奸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于市　九月蔡攸與弟翛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

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畆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興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即三人竄所斬之

金人南侵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尼瑪哈斡里雅布分道南侵初斡里雅布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里雅布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

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虚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伊都劉彦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决意南侵以安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為右副元帥古新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達蘭為六部路都統楝摩為南京路都統劉彦宗為漢軍都統斡里雅布監楝摩彦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

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論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尼瑪哈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

結約張瑴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埒默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埒默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揺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

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師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畜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斡里雅布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己酉金斡里雅布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

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

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賞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傾四山鉄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敵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貳逆節已萌兇横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里雅布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

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刼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斡里雅布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

斡里雅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斡里雅布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荅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殉

義間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盡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為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

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

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行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

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狥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竒功者並優加奬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䖏中又請出宫人罷道宫及大晟府行幸局曁諸局務召熈河經畧使姚古秦鳯經畧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内衛京城

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盖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

上䟽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决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彦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宫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宫皇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彦為龍德宫使

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里雅布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斡里雅布陷信德府尼瑪哈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戊辰金斡里雅布陷相濬二州威武軍梁方平師禁旅屯於黎陽河北

岍金將達呼布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絶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己已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里雅布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邉鄙刼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負托

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山參謀軍事　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宫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陜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

路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計

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宮參

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

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

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

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

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

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内侍奏中宫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陜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

專責之卿勿致踈虞綱倉皇受命　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敵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

命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曚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令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里雅布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

夜金人攻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内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

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里雅布厳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里雅布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疋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棁遣還棁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

與金使蕭三寶努耶律中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師教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　丙子李梲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

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彦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

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

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于順天門外敗之金師暫斂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使尼瑪哈軍于河東　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斡里雅布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

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秖取辱焉今鼔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迴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内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敵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四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敵渡河京師諸門盡閉

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
綬給金幣于金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
師道于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彦曰京城堅高備禦
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彦曰以國家無兵故也
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
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彦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
師道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
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産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

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彦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彦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

朝之力若扼河津絶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㦖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熈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

綏八日帝以為綏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里雅布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殺金候吏覺之斡里雅布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卻之師道復言刼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

皆不果用　金斡里雅布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李邦彦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耳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守文虛中開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入奉使辨刼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

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棁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

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彦等計中又墮敵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彦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彦入朝衆數其罪而詈且欲毆之邦彦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内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内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

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
網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
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
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
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
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
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

覘斡里雅布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里雅布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

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于河東河北有擅去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吕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䟽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日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

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刼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金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

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里雅布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　先是尼瑪哈圍太原悉破諸

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内外不相通及開斡里雅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尼瑪哈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　乙卯攻隆徳府知府事張確通判趙伯臻皆力戰死之未幾尼瑪哈還雲中留兵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

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彦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
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
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
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
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
自隨乃請合山東陜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
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

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里雅布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里雅布遂出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庚寅姚古復隆德府

辛卯復威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京師　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為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尼瑪哈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

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和尼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

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逆古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贈師中少師　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計輒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

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
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
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
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
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
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
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
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遷延

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廵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

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

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鞈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鞈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斡里雅布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于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䟽極論節制不專之弊

且言分路進兵敵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金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金尼瑪哈斡里雅布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紿館伴邢倞曰金國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里雅布尼瑪哈及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

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伊都使為內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斡里雅布即以蠟書獻之斡里雅布以聞于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伊都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尼瑪哈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尼瑪哈為副元帥斡里雅布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尼瑪哈發雲中斡里雅布發保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

言斡里雅布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尼瑪哈則深諱金銀専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税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尼瑪哈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寧珠大酋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尼瑪哈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

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金翊麾下多朔人尼瑪哈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為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尼瑪哈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敗　丙戌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

臬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爲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斡里雅布戰于井陘敗績斡里雅布遂入天威軍犯眞定先是眞定帥劉韐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敵不敢犯是時眞定在河朔最爲堅

壘上以太原危急命韐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敵攻甚迫鈐轄劉竧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竧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竧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敵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責問契丹叛王及伊都蠟書并元來割三鎮體貌甚倨持其書于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畀詞

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使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吕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為憂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金使王汭來禮甚倨知金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 十一月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

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于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　己巳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㮚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

可乎帝悟乃止㮚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時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尼瑪哈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尼瑪哈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

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和尼帥衆先渡孟津尼瑪哈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尼瑪哈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

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　丁丑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

尊信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斡里雅布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

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斡里雅布軍昌如河東尼瑪哈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為東宫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

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走相州　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尼瑪哈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尼瑪哈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斡里雅布自真定

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尼瑪哈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

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已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鋭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

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閏月癸巳尼瑪哈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砲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　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

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遥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十失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　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㮚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逆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

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
溫士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尼瑪哈即遣之歸不與交
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為
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
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氷裂沒者五百人自是
士氣益挫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丙辰郭京
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
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

退走墮死于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仲友死於亂兵宦者黄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果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

斧斥披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闈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斡里雅布之北還也以尼瑪哈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

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葢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

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敵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畢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金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為急擊之舉姚平仲既貶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畧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

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金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金人已分道南来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敵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歷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

崇寧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尼瑪哈軍先是京城既陷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尼瑪哈斡里雅布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㮚還言金人欲邀上

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帥還報云其主欲立賢君宜族中别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尼瑪哈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

渊　帝詣延福宫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别立賢君爲言可且以弟康王爲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　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十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宫祗應宫嬪不肯出宫赴池水死者甚衆　遣劉韐陳過庭折彦質等爲

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時范致虛會陜西兵十萬人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熈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羅索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陜府致虛收

餘兵入潼關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于崇福宮尼瑪哈遣其子真珠同副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營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敵計㮚不

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旦出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嵇仲努力　丙午割地使劉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

取富貴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尼瑪哈斡里雅布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帥請車駕還闕其畧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

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

必不為也顧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綏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帥見書使以馬載撲至軍詰難撲厲聲抗論為其所殺　金主烏竒邁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彦宗請復立趙氏不許　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内侍僧道伎術之

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絶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内侍藍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捜取二帥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内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帥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　戊午金索大成樂器

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
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
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
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
猶勝生陷異域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為范瓊所奪
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
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

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語甚厲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尼瑪哈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

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聾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

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尼瑪哈召問立異姓狀若水駡之尼瑪哈令擁去若水反顧駡益甚監軍撾破其唇噀血復駡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三月

辛卯朔帝在青城　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里雅布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尼瑪哈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遥辭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絶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

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金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里雅布遣郭藥師迎謁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懸而退　帝自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

茂實號泣迎謁茂實㕘當副路允迪出使者尼瑪哈逼茂實易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尼瑪哈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擄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㮚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　金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固達廟遂見

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達蘭以居達蘭亦厚待之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　癸未吳幵莫儔復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

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諷意在邦昌時雍來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　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喻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諍臣豈容

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輩刼還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吕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改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月

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
絡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顔
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
昌為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
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
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
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
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守以王時雍知

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

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幵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為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　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貝勒統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

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將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還塵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

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強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鬨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内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侯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仲

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仲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　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益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時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彦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奬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

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　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

跡已無可疑大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
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
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黄潛善等曰邦
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
曰朕欲致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
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為太保封同安
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
大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三